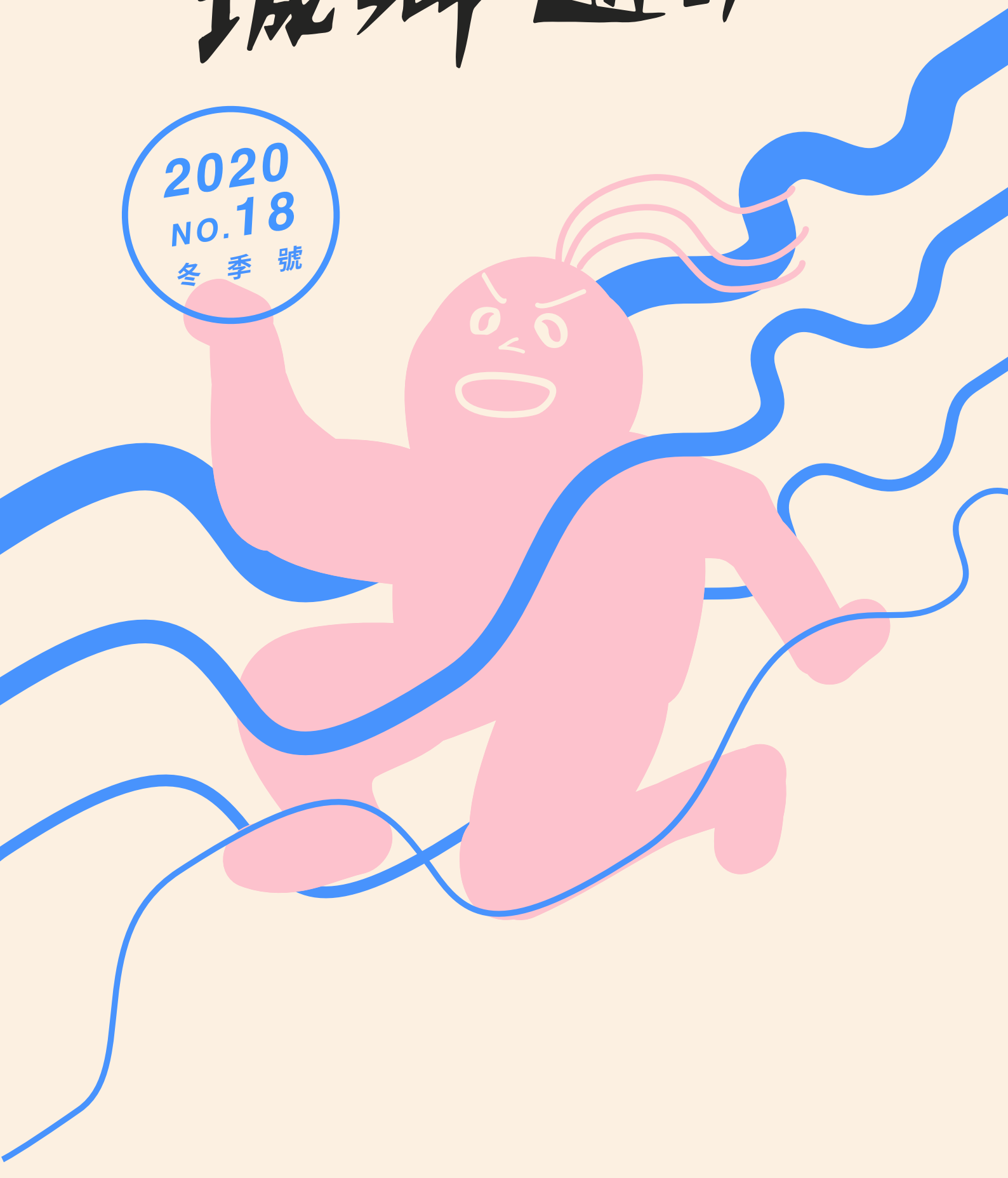
# 城鄉通訊

2020
NO.18
冬季號



# 編輯的話

不知不覺地，新的一年到來，距離上一期城鄉通訊發刊也已將近四個月，如今新的學期即將開始。在小編們忙碌的碩二生活下，這一期《城鄉通訊》的內容一拖再拖，讓大家久等了實在不好意思！

不過，忙碌、蠟燭多頭燒的生活，也是如今城鄉所學生的生活寫照，從碩一熟悉環境、繁重的規劃史課程與實習課的壓力，嘗試將不同領域的專業整合、融會貫通，再到碩二一面修課，一面又要著手準備學位論文，許多同學可能又有打工、社團等活動。有的人疲於奔命，有的人樂在其中，這樣常見的生活寫照，也讓我們決定在這一期《城鄉通訊》以「斜槓」為主題，分享幾位城鄉所同學的日常生活，以及生活當中的心得。

疲累生活的同時，「國際化」成為高等教育的發展目標，不僅止於了解各國學術與理論研究，也需要面對面交流，因此我們將這股趨勢結合本期內容，訪問最近剛有新作問世的黃舒楣老師以及目前在美國任教的陳怡伶學姊，初探她們研究、寫作的過程與發現。

本期《城鄉通訊》除了上述這兩大主題，以及退休老師近況、校友訪談、自由徵稿等例行單元，也回顧最近舉辦的「城鄉關鍵詞」演講，由主講的博士生分享自己的研究主題與興趣，希望藉此讓各位同學與畢業的學長姐知道目前所上主要關心的議題與方向。

《城鄉通訊》復刊將近一年，過程中得知許多畢業的學長姐非常關注通訊的出刊，也有許多同學踴躍投稿、分享自己的田野經驗與日常觀察，過去出刊的內容也引起各種意見回饋與討論。希望新的一年以及各種可預見、不可預見的未來，各種瞬息萬變的發展下，不只單方面更新所上新資訊，《城鄉通訊》能成為凝聚不同世代城鄉所成員的平台，激發雙向的交流，無論在校生或畢業校友，都能對《城鄉通訊》的內容甚或城鄉所整體發展提供更多寶貴意見！

最後，武漢肺炎疫情依然嚴峻，無論在台灣、中國大陸或世界各地的同學／老師／學長姐們，千萬都要保重身體，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平安，順利度過這次難關。

## 01
## 卸任教師近況

訪問卸任老師，聽聽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與城鄉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02
## 兼任教師訪談

即使近在身邊，也難以接觸到的老師的深入一面。老師的生命歷程，無限精彩。

## 03
## 作者面對面

熱騰騰的新作出版，訪問作者捎來第一手消息，讓我們一起跟作者面對面吧。

## 04
## 畢業校友洄游

訪談來自不同背景與領域的校友，鼓勵大家結合不同資源與機會，走出自己的路。

## 05
## 斜槓來抬槓

邀請大家一窺城鄉所師生「斜槓」的另一面，讓我們一起斜槓來抬槓吧！

## 06
## 演講紀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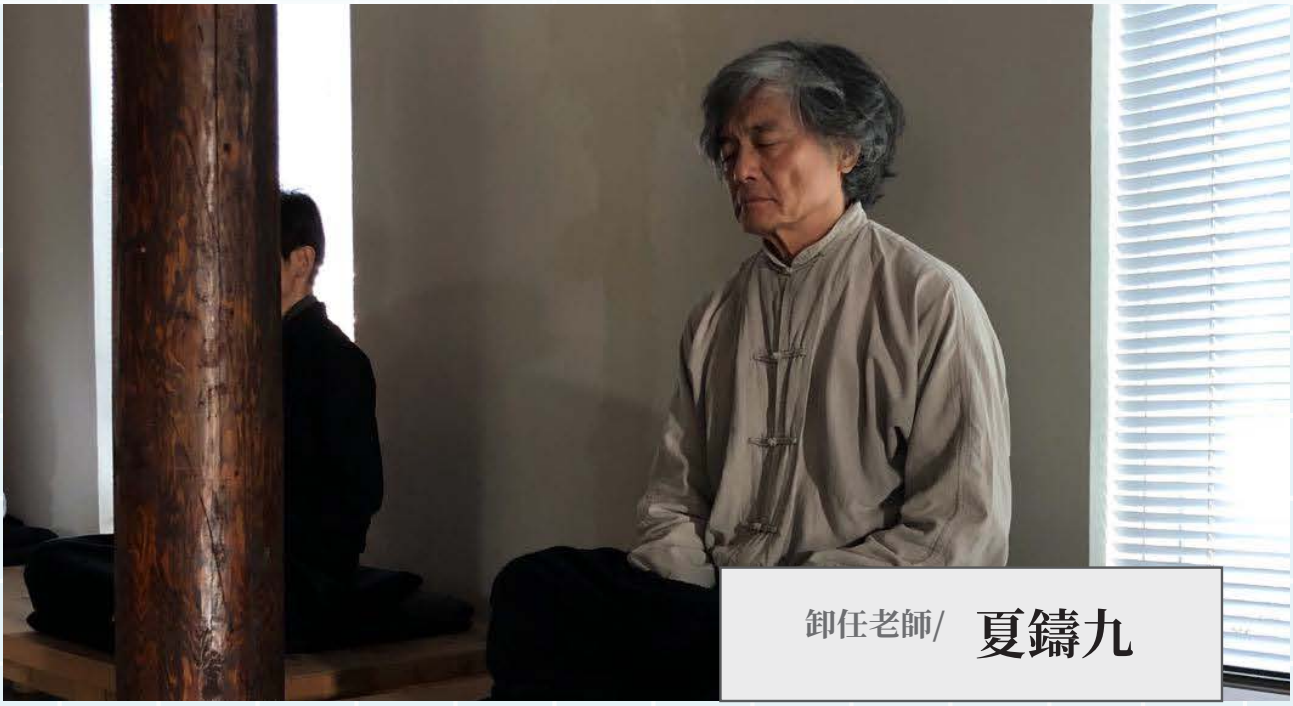
演講非常豐富、場場精彩，即便不能親身參與，也能在城鄉通訊看到不同形式的詳實紀錄。

## 07
## 自由徵稿

來自城鄉所師生的投稿，結合對空間的解讀與反思，展現對人與社會的關懷。

任師
卸教

前幾期《城鄉通訊》的卸任老師專欄中，我們邀請到劉可強、林建元、王鴻楷、林峰田與陳亮全老師與我們分享生活近況。本期終於輪到城鄉所的傳說人物－－夏鑄九老師登場！我們透過書信往來，持續與在南京的夏老師持續保持聯繫，從他的文字描繪出南京建築之美，也透露與城鄉所的密切緣分。就從夏老師的信件，開啟本期城鄉通訊的序幕吧！



卸任老師/ **夏鑄九**

### 經歷

曾任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
曾任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教授
現任中國南京東南大學客座教授

### 研究領域

古蹟保存／建築與都市史／
建築社會學與都市社會學／
建築設計／都市設計／都市規劃

## 近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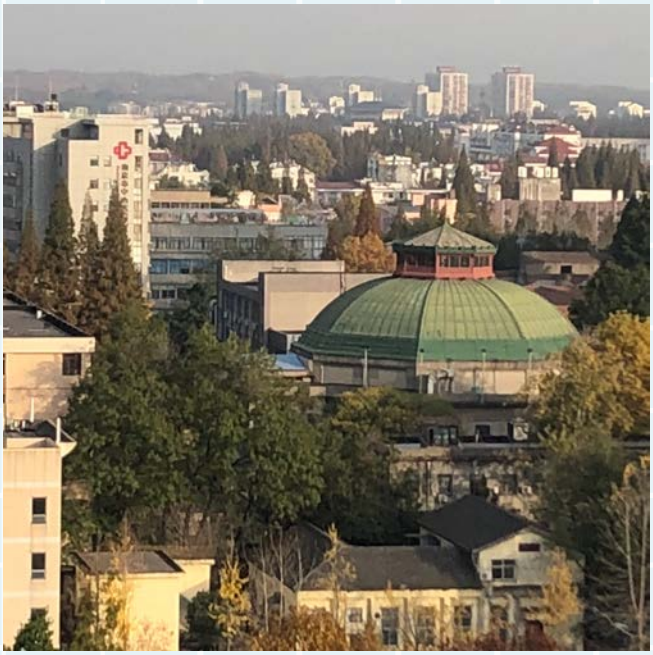
目前在東南大學客座，每週上兩堂課。這學期碩士班的課是：1968年之後的社會理論與建築、規劃的理論課。博士班的課是方法論：歷史寫作。課餘主要時間都用在受邀參加一些學術會議寫論文，其餘的主要的計劃就是寫作，認識都市中國(Urdrstanding Urbanizing China)。簡單來說，比起在台大教書時的狀況單純了許多。

我住的地方，俯瞰四牌樓校區校園的六朝松，左手是雞鳴寺藥師塔，右手可見東南大學校園中心禮堂的綠色圓頂，遠處則是紫金山。六朝松（俗稱松，實為柏），六朝時期梁武帝手植，昔日南朝宮苑中心，胭脂井旁，梅庵正南，明代國子監，清兩江學堂，民國中央大學舊址，多年前由台大去東南大學開會，台大虞兆中校長特別提醒我要去看看之地。雞鳴寺，南朝480寺之首，雞鳴山東麓藥師塔剪影動人。組織校園的巴洛克軸線端景的東南禮堂係羅馬萬神殿原型，1930年英國公和洋行，巴瑪與丹納建築師(Parmer&Tarner Architects)設計。至於紫金山與南京城市的關係類似陽明山與台北，也是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風水的來由與依靠。

## 對城鄉所印象深刻的事

留下記憶之事太多，若僅舉其一，莫非學生，也包括早年的研究助理。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學生特

質，有活力，生機勃勃，資質好，能讀書，有理想，不拘束於專業教條與學術陳規，具實踐能力，能做出有意義的事情來，是記憶中的記憶也。由於實質物理空間的元素，不宜被當作是孤立的、絕對的、技術性對象，這是現代主義建築與規劃專業論述，以及相關研究的學術領地，在美國以強權維持世界和平的冷戰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的學院移植，相反地，它與其社會與政治脈絡不能分離對待，我們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表現了有反省性的批判能力，教學相長，給我留下深刻的記憶。



## 城鄉所精神

有反省性學習與批判性思維的空間再現，跨出建築、都市規劃、地景建築既定的專業邊界限制與研究的權力“草皮”，是空間實踐的學院活力象徵。

## 對《城鄉通訊》印象與期許

《城鄉通訊》是學生活力的寫作與出版表現，也是我過去任教時長期支持的學生事務。期許，持續出版，發揮活力與想像力，不斷輝煌。以後，我願意把新完成的論文，每期提供一篇給《城鄉通訊》發表，保持與所裡師生持續溝通互動。

## 留言板

後繼的老師們——面對全球資訊化下台灣日趨嚴苛的現實條件，反省性教研工作不容易，可持續性教研任務越發辛苦。少數老學生們——趕緊畢業。新進的學生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任師
兼老

前兩期城鄉通訊，城鄉通訊訪問所上老師，也請老師們在學期之初與同學分享研究關切與相關進度。本次的「看板老師」是擔任實習一上學期的育貞老師，她豐富的生命旅程、義無反顧地投入參與式規劃的實踐，也對城鄉所與實習課有許多深刻的想法。相信透過本次專訪，能夠讓我們更深入了解育貞老師的不同面向。

兼任老師/ **陳育貞**

**笑稱自己是六零至八零年代斜槓青年的育貞老師，大學就讀交通管理學系、旁聽熱愛的建築系課程，到後來走入城鄉所，實踐參與式規劃設計至今，談起一路走來的經歷，無法簡單用一、兩個小時說完，那是義無反顧的投入、幾十年來的堅持，與一份炙熱的情感，訴說著一段找尋解答、實現理想的旅程。**

## 澆不熄的熱情，牽起與城鄉所的緣分

談起與城鄉所的緣分前，需從育貞老師對建築的熱愛開始說起：「小時候我很喜歡在夜晚散步觀察路邊的房子，從燈光穿透的佈置和活動，腦中會出現一個透視圖。也會去同學家串門子，那時就能看到屋裡真正的樣子。」從小對歷史、文學、繪畫很有興趣的育貞老師，在考大學時，覺得建築相較人文學科實用，又能融入自己興趣，便立志成為建築師。然而，這樣的想法卻遭到父母強烈反對。最後就讀逢甲大學交通管理系，便經常去旁聽建築課程、也變成「槍圖」好手，畢業後一面工作賺取唸建築研究所的費用，一面自學，包括請朋友做課堂演講錄音、臨描施工圖，甚至向經建會索取各種出版品，持續累積建築相關的知識。

然而在準備報考研究所之際，育貞老師才發現，當時台灣的建築研究所只招收科班畢業生。失望之餘，她意外接觸到中興法商（今台北大學）都計所，從此她的自學領域便擴延到都市計畫，以為這就是她的目標。沒想到在研究所招生期間卻耳聞台大有個「都計室」，經由朋友鼓勵，她決定陣前大轉彎、去報考當時仍為土木所交通工程乙組的城鄉所。可惜的是，儘管設計科目得到92分的高分，卻仍以一分之差落榜。

失落的育貞老師被友人帶去會見當時炙手可熱的登琨艷，不料卻被潑了冷水。登琨艷說，非科班出身的限制太大，學成的路途漫長，自己是因有相關資源與支持才能成功，「我的父母願意養我、支持我很多年，我父親有漢寶德這樣的朋友願意給我機會、帶領我，這種條件和機緣你有嗎？」儘管如此不看好，登琨豔還

是建議育貞老師去找王鴻楷老師，請求在都計室做義工的機會。幸運的是，王老師對那個設計高分的落榜生印象極為深刻，於是便與黃世孟老師商量、決定留下她。次年，育貞老師順利考取城鄉所。

▲都計室時代：R72級同學們和王鴻楷黃世孟老師

## 走上一個尋找方向與答案的路徑

對育貞老師而言，都計室和城鄉所彷彿一個新世界，這裡的所見所聞遠遠超越建築，很多事都值得關心投入，慢慢的，當初建築師執念開始有了改變。育貞老師回憶，當時碩一的初等環境設計，經常要圍在一起對著模型討論，她的作品也總會得到好評，但久了反而讓她感到空虛，「我當然是很認真，但為什麼怎麼做都好？而且，為什麼只要還有點時間，就總還想把它整個改掉，甚至翻案重來？」什麼才是「真正好的標準」？它是否真的存在？這個疑問持續在育貞老師心中發酵，直到後來走進田野，從當時的寶藏巖、淡水聚落，乃至荒涼沉寂的蘭陽平原，才發現到那種調和的美感都少不了生活的心意，而這些都不是「設計」能做得出來的。

王鴻楷老師的環境規劃理論和實習課也啟發育貞老師，了解規劃不是直線進展的調研評估，而是價值的分辨與選擇，以及持續不斷的知識積累、回饋過程。最重要是，意識到空間使用者的存在：「專業主導空間生產，但是到底是誰在使用空間？」從育貞老師的角度，過多的理論性知識對社會實踐並無大益，但一些關鍵發問，卻值得終生追尋，用一輩子身體力行探求答案。

但城鄉所的這些理念，在當年並沒有具體的操作方法，所以育貞老師和同學們都有強烈的無力感，尤其那時正值解嚴前的社會動盪，「就是感覺自己很渺小。」面對實習課的現實場域、地方問題，抑或是權力鬥爭，這些「看見」固然珍貴，但究竟能解決什麼問題？在有限的學習期間，理論追尋的終點到底在哪？

## 實踐不只是找尋解答，更是實現理想

為追尋心中困惑，育貞老師決定畢業後前往德國深造，期間感受強烈文化差異，也對自己生活和學習產生影響，「從這裡開始有意識地去理解當地的人群、生活、社會與制度的關係，以及它對環境與空間生產的作用。」儘管因制度關係無法在德國攻讀博士，育貞老師卻得到彈性修課、從生活中學習的好處。例如，育貞老師曾與數個德國年輕家庭共創幼兒園，經歷了多元社群尋求共好的參與、磨合，和整體制度對人民意向與行動的影響。

不過，相對這些新奇經驗，育貞老師更關心轉用、複製「進步」思維的危險，和制度移植的水土不服問題。當年在德國的每一個經歷，都讓育貞老師不知不覺想起遠在台灣南部鄉下的親人，也總是自問：那些畢生從事「黑手」行業的叔伯姑嬸，他們勢不可能理解眼前的事，那這些人民發起的參與如何可能在台灣發生？還是，我們只能坐視等待，讓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這種急切感，催促她提早回到台灣，也是往後二十多年積極投入參與式規劃設計的原因之一。

回到台灣之後，育貞老師曾任職於北捷籌備處、華夏工專建築系，後來因夏鑄九老師而重回都計室（1994年改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蘆洲李宅的案子，同時與OURs聯手推動《文資法》修法。育貞老師回憶，那時毫無實務經驗，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那時幾乎時刻都在打仗，錯綜複雜、來頭一個比一個大的涉事人關係也常讓我感到不勝負荷。」育貞老師相信最終的解答不會是移植而來的，而是透過跨越法制不全、思維落差及利害有別的鴻溝，正視蘆洲李宅的保存、活化爭議及時代意義，透過多面的專

業力，訂定終極目標、思索為誰而做，並發展負責任的過程。蘆洲李宅案是一次艱難的試煉，這個試煉卻讓育貞老師對參與式規劃抱以更堅定的信念，同時認識到實務與運動的交互為用，啟發專業者社會實踐的想像。

育貞老師說，經過長時間的實踐，他們累積了相對扎實的知識和方法，並且在宜蘭和台灣、海外的一些重要事例起到作用。但是，如果沒有城鄉基金會，那這一切將會難以成就，「基金會以最大的開放和信任，支持我們做各種嘗試，去模塑、發展出更多更好的行動方式，追求重視使用者與弱勢權益的初衷和理想。」

曾任兩屆基金會執行長，同時是宜蘭分會負責人的育貞老師語重心長地說，今天台灣社會仍未形成公民參與的好環境，「國家、政府、制度都不真正鼓勵、甚至是在扭曲『參與』，還把『參與』當作合理化自身意圖的工具。在這種大環境之下，基金會的存在，以及放手、支持「參與」行動便格外可貴。」現在基金會正面對嚴峻財務難關，宜蘭分會也改為公司型態的社會企業（城鄉潮間帶），面對目前困境，育貞老師說：「我很難想像還會有第二個組織能達到基金會曾經立下的標竿，直對社會正義的議題，發揮空間專業的社會實踐功能。」

## 用不信邪的堅持，開拓無限可能

育貞老師認為，參與式規劃設計提供一條路徑，讓知識份子從日常實踐回饋社會，「讓每一個人有機會把自身的經驗和問題、不滿與抱怨，嘗試回饋到規劃設計的議題和行動，發展各種溝通方法，尋求可被理解的問題解方。」專業者、治理階層與常民生活因此而有對話的機會，讓系統化專業知識與地方的經驗性生活知識有接軌的可能；從而彰顯底層人民、他們的話語權和改變未來的權利，進一步平衡階層權力關係，翻轉僵固體制，開闢新的共同與想像。

「溝通是一門藝術，參與亦然。它以日常生活為實踐場域，人人都可以做出貢獻，是超越極端抗爭的寧靜革命，值得全民群起追求。」身為家族中少數擁有高等學歷的育貞老師，更重視照顧不同階層常民需求的重要性，透過參與式規劃（設計），嘗試讓每一個人都得以訴說自己、表彰自己，從衝突矛盾尋求理解，乃至超越不理解而取得當下的共識。她認為，「參與」不只是城鄉所和基金會數十年不變的堅持，更是國家、社會重啟共創的關鍵知識與技術，也是當今國家治理失能的解藥。

當年毅然出走繁華台北到宜蘭鄉下打拼，卻也曾面臨走不下去的艱辛，問起堅持二十五年來的信念是什麼？育貞老師淡然地說，就是一顆追求答案的心，驅使著自己繼續往前走：「就是一種不信邪，你看到的都不是辦法，但是有可能改變嗎？你感覺到有一個可能的出路在那裡卻沒人能給出證明，那就要有人來印證它到底行不行？所以就一路走下去，開拓。」保有追尋解答的真切心意，育貞老師透過身體力行實踐，為在地構築更好的生活。

▲2008年噶瑪蘭最後的祭師朱阿比

▲2015年宜蘭舊城匠師小學特色課程(竹藝傳習)

# 後記

宛如參與式規劃活字典的育貞老師，豐沛的實踐經歷與縝密的規劃理念，實在難以全數呈現給大家，小編特別精選了三大關於育貞老師的知識精華，包含近年規劃的重大課題、近幾年育貞老師的參與式規劃案例及給實習課中挫折的你，更多的資訊歡迎找育貞老師挖寶！

## 關於近年參與式規劃的重要課題

在國土計畫法發布實施之後，今年縣市級國土計畫即銜接上路。所謂的鄉村地區，社群、環境、生活與生產方式、發展條件殊異，自然不應該像都市計畫，用同一套土管邏輯來全面套用。此外，國土計畫架構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屬於法定計畫，其計畫內容與規劃方法都需要全新的視野、技術與發明，是現階段特別重要的題目，參與式規劃設計的重要戰場。

## 關於育貞老師近幾年重要的參與式規劃案例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劃之規劃（政策規劃，2013-2014政策定調）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劃－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 (2014-2019完成法定程序)

●Sbayan 泰雅民族起源地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2018-2019完成法定程序)

●都市計畫前期公民參與示範計畫（都市計畫擬定階段民眾參與）－以大安區蟾蜍山聚落為例 (2016-2017轉化法定文件、提送都市計畫審議中)

●宜蘭壯圍老屋新生命及地方創生計畫（2019~2020進行式）

●宜蘭縣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2011~2020進行式）

## 育貞老師的留言－給碩一或曾在實習課中感到困惑挫折的你

過去城鄉所對學生最大的貢獻是引領價值反省，鼓勵去超越專業慣習和體制條框，去發現問題的根本和真實。努力讓專業不淪為服務高權的工具。這應是城鄉所最重要的功能和貢獻。

老師從教學帶領學生進入社會真實場域，去體察現象、嘗試行動，重點不是要即刻看到社會改良的結果，而去深刻體察地方參與的問題叢結。參與，不是一門課堂上的知識，而是手把手實作的經驗性知識與技術，需要時間淬鍊，身體行動比課堂講授的知識重要。

所以只靠一個實習一當然不足的。實習一只是一個入門，它提供對真實世界的發現，也會有更多一時看似無解的疑惑。希望同學不被這種「問題開發」的過程擊垮，而當作是一個開端，在實習一之後持續下去，嘗試找出自己的路數。

作者
面對面

出版一書，精粹多少時光心血！城鄉所師生的出版一向精彩，本期新闢的單元「作者面對面」，第一期來賓是黃舒楣老師。她與韓國學者共同發行專書《Heritage, Memory, and Punishment Remembering Colonial Prisons in East Asia, 1st Edition》，不只討論建築與監獄歷史，更關注前日本殖民地城市的監獄襲產化過程。透過與作者面對面對談，深入了解舒楣老師的研究歷程，也帶大家搶先閱讀！

# 舊日本殖民城市的監獄襲產 舒楣老師新書發表：

《Heritage, Memory, and Punishment Remembering Colonial Prisons in East Asia, 1st Edition》

現任老師/ **黃舒楣**

**舒楣老師自2013年開始展開監獄襲產的研究，關注襲產與都市規劃的關係，開設的「暗黑襲產與之外」一直都城鄉所熱門的課程。今年彙整多年研究成果，與韓國學者李炫鉦（Hyun Kyung,Lee）發行專書《Heritage, Memory, and Punishment Remembering Colonial Prisons in East Asia, 1st Edition》城鄉通訊藉由採訪舒楣老師，搶先讓大家了解這本書的精彩內容！**

## 共享研究基礎 與韓國學者展開東亞研究

華光社區位於中正紀念堂東南方，監獄舊有用地的附屬宿舍區。2007年行政院提出四大金磚計畫，欲透過過都市更新將華光社區開發為「台北華爾街」金融特區，因為拆遷危機，才讓舊台北監獄、宿舍遺址漸漸被人看見。舒楣老師原先關心舊台北監獄，直到深入研究之後，發覺這並非只是個案，而是能將其視為日本帝國在東亞一系列刑務改革帶來的結果，因此這些監獄在不同殖民城市都會有不同呈現，這也是這本書的起源。

因緣際會之下，舒楣老師認識同樣關心日本建築的李炫鉦老師。李老師是韓國研究院的博士後研究員，研究重點之一是首爾西大門監獄。兩人在四年前開始醞釀合作，共享既有的合作基礎，並且在不同經費支持之下進行新的研究，最後完成本書主要幾個前日本殖民地城市的重點案例：首爾、大連、台北與嘉義。

「有別於歷史研究只談監獄的建築歷史，或建築史研究只談監獄建築的特色，我們的焦點關懷是殖民監獄的襲產化過程。」舒楣老師認為，他們將監獄歷史或建築特色的討論作為基礎，進一步要談的是記憶如何被「選擇」。「甚至我們有一個觀點，他們是被『矯正性』地完成」，老師進一步解釋，透過監獄建築的襲產化，人們被喚起的記憶也富有矯正意味。那麼誰來矯正？她認為國家主導的矯正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此概念來看上述的四座城市，會發現矯正方向大不相同。

## 舊日本殖民城市的監獄襲產化

書中將會詳細提到中國大連、韓國首爾與台灣的案例。舒楣老師在訪談時，大略地分享這些舊監獄成為博物館或展示館後的不同之處。首先，遼寧省大連市的旅順監獄作為俄羅斯帝國與日本帝國入侵中國的場址，在監獄修復改為陳列館之後，也影響其抗日精神、愛國教育的展示方向，現為「旅順日俄監獄舊址博物館」對大眾開放。再來，首爾的西大門監獄是韓國第一個現代化監獄，在韓國抗日民族獨立運動期間被逮捕愛國志士，大多都進西大門監獄受刑。因此裝修為「西大門刑務所歷史館」之後，有非常清晰的獨立建國觀點進行展示。回到台灣的脈絡，舒楣老師笑說，「完全不一樣。」台灣有兩個案例，一個是幾乎被遺忘的舊台北監獄，直到華光社區反迫遷運動時，才重新喚起對殖民時期最重要的舊監獄的論述。另一個對照組則是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作為台灣唯一保留完整日治時期監獄建築，目前嘉義舊監獄展示中華民國司法改革的成就，以及監獄受刑人的工藝作品展現。「其實主軸蠻混亂，大部分外國朋友會看不太懂。」舒楣老師無奈地說。

深入分析這些案例，會看到什麼樣的襲產化過程呢？舒楣老師認為，這些案例都有不同程度的矯正，並且由國家持續主導矯正著社會生活。另外還有舒楣老師重要的關切之一：「遺產化和都市規劃的關係」，她提到襲產化並非在抽象環境中完成，尤其監獄作為城市裡巨大的設施，要非常選擇性地保留門和牆，還是整片的保存，也會很大程度影響街廓的狀況。舒楣老師用「看不見的手」來譬喻：「這些舊監獄雖不再是監獄，但我們認為襲產化之後，即使變成類似博物館的操作，這些博物館都還是蠻像監獄的。」相較有些世界遺產已積極地進行系列性的跨國串聯，上述案例都仍在各自的脈絡中操作，導致各地都有不同的襲產化詮釋。舒楣老師也認為，東亞城市間的日本殖民監獄，應被放到適當的脈絡中理解，而非只被當成精緻的歷史建築，或是走向極端，成為愛國基地。

## 我們與監獄的距離？

不同於宮殿或金字塔等遺產已經失去實質功能，相關制度也已是過去式，目前監獄仍然是各國普遍的社會機構，甚至作為治理的一環。舒楣老師提到，19世紀下半葉與20世紀上半葉，東亞全面性歷經被迫西方現代化過程，刑務現代化也是其一，透過研究能夠看見那個時代的人對於「改革」充滿理想。就連建築師參與其中，也會積極地去思考如何從建築師的角度，設計更符合人權與進步價值的監獄建築。「監獄不再是公共議題，並非代表沒有問題。」大部分的人對於監所超收、受刑人的居住議題無感，甚至覺得這些人做錯事，因此住在擁擠混亂的環境也是受罰的一環，「我們不是要造神或歌頌，但當時社會改革的理想，很多到今天都消失了。19世紀到現在，很多事情並沒有真正的進步。」這也是老師認為瞭解監獄襲產化的過程非常重要，而且必須重新被檢視、被討論。書中也提到，不希望這些監獄只被當成建築歷史來看，而是作為仍在運作中的社會機構，還有很多被檢視的空間。她想提醒的是：「這個機制不是完美的方案。」而我們與監獄的距離，並非如想像中遙遠。

## 後記：國際專書 從世界看見東亞

這本是舒楣老師第二本專書，雖然專書籌備費神耗時，但相較於輕薄短小的期刊，或許更能夠呈現長期且深入的研究。透過英文出版，老師認為語言可以跨越不同國家進行交流，也有愈來愈多國際學界朋友關心台灣狀況，想多了解台灣經驗。若有機會，也希望這本書發行中文版、韓文版與日文版，讓這些研究不只發表於英語學術界，更能在東亞城市發酵。老師還有很多有趣的研究計畫正在籌備，預計明年春天會邀請韓國李老師前來台大進行新書座談，屆時讓我們期待更深入的發表！

畢業
校友

城鄉所的特色，在於學生來自各領域，而畢業後也在不同領域、不同崗位關懷社會與人。不管選擇的人生道路為何，城鄉所的日子對這些校友產生什麼影響？不同的經歷讓他們理解事務的角度有何差異？我們訪談兩位大學來自不同背景、從事不同領域的校友，希望藉由他們　的經驗，鼓勵大家從城鄉所本就提倡多元的教學環境中，能結合不同資源與機會，走出自己的路，能在城鄉所的 日子裡多少有些體悟。另外，趁著陳怡伶老師去年10月返校演講之際，我們也進行會後訪問，帶給大家更多精彩故事。

## 朱柏寧

**碩士班98級**

**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生**

### 透過交流，整合不同的觀點

「事物發生有兩個時刻，一個是發生的當下，一個是回頭辨認出它意義的時候。」目前正在比利時魯汶大學攻讀建築博士的朱柏寧學長，在訪談時持續重複班雅明的這段話。朱柏寧學長從大學一心想念建築，卻未能如願，接觸相關專業後，卻一度失去熱情，轉換跑道、兜了一大圈之後，又回到建築領域的懷抱。朱柏寧學長回憶，當時考大學時，一心想念建築系，填志願時填了東海建築系與淡江建築系，在兩所建築系中間選填輔大心理系，結果就「剛好」上了輔大心理系，距離東海建築僅僅2.5分。進入輔大後，柏寧學長仍無法忘情建築系，想透過轉學考轉到東海建築系，卻沒有成功。不過，具有濃厚批判色彩的輔大心理系，開啟朱柏寧學長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興趣，也讓他有了考研究所的念頭。

選填研究所時，除了叩關多次的東海建築系，柏寧學長也將交大社人所，以及既有建築相關課程，又有人文關懷的城鄉所列入考量。最後，柏寧學長順利錄取交大社人所與城鄉所，考慮師資、學校地理位置後，選擇進入城鄉所就讀。然而，由於許多同學是都市規劃、建築、景觀等科系出身，思考事情的方式與柏寧學長過去接受的人文社會科學訓練大相逕庭，加上當時正好遇到八八風災，實習課基地就選在高雄的災區，柏寧學長對於「把別人的災難當成實習的對象」有所疑慮，種種原因讓柏寧學長入學之初感到不習慣，「我那時因為水土不服，所以一心想著要早點畢業。」柏寧學長笑著說。

不過，後來所上回應學生的質疑，提供其他實習課的田野，剛好是柏寧學長過去熟悉的社區，因此能在日常生活中隨時檢視、思考田野的發展、變化，檢視當時計畫如何落實、如何繼續發展，「這個對我是滿有意義的，超越一個實習課可以給的。」柏寧學長提到，城鄉所同儕、老師都有跨領域的背景，這是非常難得的環境，大家關心的事情不一樣，會互相挑戰、打開彼此視野，也需要將不同觀點整合。柏寧學長強調，城鄉所提供大量的理論教育與思辯，也有很多同學，從求學期間到畢業多年後依然關心彼此，這些都是重要的收穫。

### 回歸最初的理想

柏寧學長在城鄉所就讀時，花許多時間心力研讀理論，甚至到社會系修課，碩士論文也以「海筆子帳篷劇團」為題，看似走上偏向理論研究與應用的道路，但柏寧學長仍對建築懷有熱情，希望能接觸更多實務，

於是在城鄉所畢業後，一面到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一面到北科大唸建築系夜間部，以取得考建築師的資格。不過，進到業界工作後，柏寧學長卻對建築界感到失望，「這就好像你追了一個人追了十年，終於跟他在一起了才發現，他不是你想的那個樣子。」

柏寧學長於是離開事務所，但仍繼續在北科大的學業，一面思索著下一步，中間一度轉行當保險經紀人，在後來取得北科大建築學士後，決定投入建築師執照考試，同時參加公務人員高考，測試自己準備情況，結果意外地考上了，於是便進入公務體制任職。當了一陣子公務員後，柏寧學長覺得自己還是想繼續唸書，所以決定報考成大建築博士班並順利錄取，就在準備入學前夕的暑假，他跟著北科大的老師到歐洲旅遊、認識當地建築，這趟旅行讓柏寧學長萌生「要唸建築應當去歐洲」的想法，遂決定擱置成大的學業，開始準備考獎學金，最終順利考取，開始出國深造之路。

到了比利時，柏寧學長深感台灣空間理論與生活經驗的脫節。他指出，西方的理論就來自他們生活的空間，但台灣的理論訓練援引這些理論，經驗的卻是台灣的空間，所以某些觀念或詞彙就顯得抽象難懂，「在國外常被問台灣經驗，可是台灣學生常常回答不出來。」柏寧學長也指出，比利時是很年輕的國家，但他們的國民卻深以自己的文化為榮，相較之下，台灣沒有挖掘出自己文化中引以為傲的東西。他以自己正在做的台灣天主教教堂研究為例說明，台灣有七百五十多間天主教堂，一定有值得研究之處，但他在調查過程中卻常聽到「這有什麼好做的」。柏寧學長認為，如果看不出台灣文化中有價值的部分，就不容易發展出自己的理論。

回顧一路以來的選擇與決定，柏寧學長認為都是有機緣與資源，這是幸運的部分，但一方面自己也有想做的事情，這樣強烈的渴望會驅使自己主動去做某些事情。柏寧學長認為，有時候在事情發生的當下，不是自己能預期的，甚至會被認為是失敗的，但卻可能為其他事情的發生鋪了路。學長舉例，雖然自己最後沒考到建築師執照，但如果沒有這場考試，他可能不會去考公務員，也不會有後來攻讀博士的想法。

柏寧學長勉勵城鄉所的學弟妹「要學會等待自己」，他說，有時候想著達到目標，卻面臨條件未成熟、能力不足，或僅僅心態上沒準備好，因此對自己很多的焦慮、不理解或否定，甚至逼自己必須達成某些目標，「身體跟不上頭腦，這是很常發生的事情，但人常常在有資源有環境的時候，就不等待自己了。」學習接受自己當下的不能，用積極而不過度執著的方式面對生活。

# 張耕維

**碩士班98級**

**都更先生**

有著「都更先生」稱號的耕維學長，笑著說因為這個拍攝都更解惑影片的角色，讓他有次在東湖路上，還有被人認出。原本是建築系畢業的他，走入了都市更新及居住議題的領域，逗趣地透過桌遊、影片等多元方式，與民眾進行溝通，創造公部門與大眾交流的新可能。

## 用行動實踐自身關注

「之前在事務所工作，操作的案子大多是民宅，很少有公共建築。小時候家裡沒有房子，覺得好像念建築就會有房子。」大學是建築系的張耕維學長，講起在大學時期的建築經驗，還逗趣地用桌上的衛生紙比喻當時對於明星建築大師作品的迷信，在他大學畢業後也進入了事務所工作，沒想到反而讓他更加了解自己的未來志向，「一畢業去事務所，早上就在等午休，看到 20 年後可能會變成和身後的建築師一樣，就開始思考有沒有其他比較有趣的事可以做。」建築也讓他意識到除了建築本體之外，還有人們如何居住、如何使用空間等課題需要被重視，很早便開始關注居住相關的議題的他，選擇離開事務所，來到城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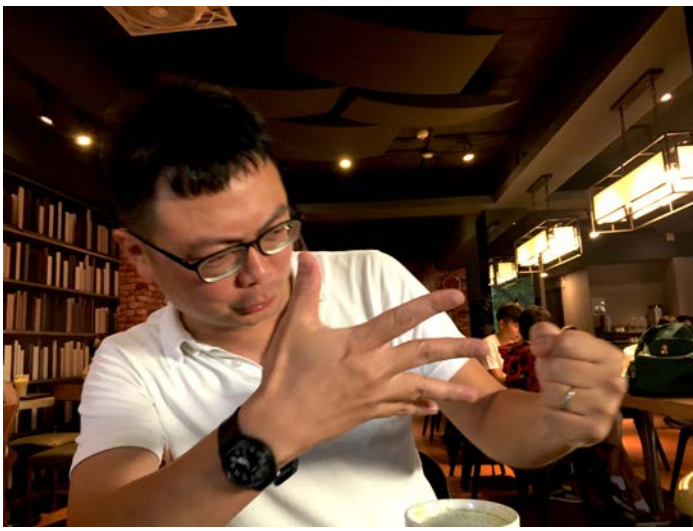
在城鄉所實習課中，操作八八風災中繼住宅的規劃，後來遇到巢運，剛好都圍繞在居住相關議題。之後也因接觸到了南機場的案子，和 OURs 一起處理國宅、整宅的問題，以及南機場的都市再生課題，而成為了都更中心的一份子，負責與民眾溝通公辦都更及處理社區（斯文里）等事項，問起如何從建築製圖一路走向與民眾溝通不同的工作領域，耕維學長笑著回應說：「個性也有差，溝通的部分整合也很重要，辦公室也需要跨部門整合，和民眾溝通會講出完全沒想過、很有趣的事情。」不同於傳統單純問答的溝通方式，透過隨性拿起桌上的物品當做比喻的工具，幽默風趣的耕維學長反而用居民得以理解的語彙，打動居民的心。

## 直球之外，曲球取勝！

耕維學長指出，目前台灣的住宅政策，導致大部分有房子的人，出不去也離不開，社會網絡被困住，「講社會住宅他們沒興趣，但講都更他們就會覺得怎麼那麼難，透過都更的話題，最後就可以切回住宅政策面，讓更多的居民願意了解。」選擇不直接丟直球，而是以居民感興趣的話題，透過居民在意的視角，慢慢地帶入嚴肅的政策及居住議題，例如以交通政策作為示範，像是到底要補助小汽車進行舊車換新車，還是要投入公共運輸，與居民進行討論，「講到這邊他們就會聽懂，因為他們就是擁有汽車（產權）的人，透過這個案例帶到公共住宅的議題。」

除了多元的比喻，耕維學長還試著用桌遊的方式，讓居民得以更加了解都更帶來的影響，「斯文里很像玩一個很貴的桌遊，3000萬的桌遊，大家最在意的還是最後能換到幾坪。」藉由桌遊，讓大家在開始實際都更操作前得以對都更有所認識，包括大家最在意的權利變換議題，也能透過遊戲的方式進行實際操演，儘管目前的成效仍有限，但在未來仍可能藉由不斷的更新，讓遊戲成為民眾更方便了解政策的規劃工具。

「我覺得這和城鄉所有關係，都在講民眾參與，但怎麼參與？面對到語言不一樣的問題怎麼辦？」耕維學長分享在工作上面臨到的一大困境，就是政令與居民使用的語彙邏輯常常天差地遠，如何成功扮演轉譯者、用居民可理解的方式講出政令的核心，就是很大的關鍵。而這樣的理念也帶到由耕維學長負責製作的「都更的人」影片中，「有一些給民眾的都更課，但講課的內容其實是專業者才能理解的。要怎麼用更簡單的話講出政令，讓民眾得以入門，就是我鎖定的收看客群。」不同於單刀直入的艱深理論課，耕維學長選擇用基礎入門的方式，透過有趣的都更先生角色設定，讓大家可以透過影片的解惑分享，對看似嚴肅難懂的都更議題有深入了解的興趣。



## 城鄉所最大的寶藏，是老婆！

「女兒抱起來不一樣，要給今世情人一些競爭。」最近剛生二寶的耕維學長，從城鄉所的收穫不只是更加堅定走向居住、都更的人生志向，還有與獲得同為同學的老婆青睞，兩人一起參加城鄉所校友會時，還驚訝了許多同學和老師，談起當初的追愛史，耕維學長也用他一貫的幽默回應：「在學校還在樓梯間巧遇王老師，當下還有點嚇到。」

默默追愛的學長，真心地陪伴與付出，最後總算獲得老婆的首肯，還與我們分享了當初的歷程學長。「第二次丟直球之前，城鄉所一直在講溝通、參與、組織，當下對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也要溝通組織，但結果失敗了，可是失敗就只是當下的失敗！」耕維學長笑著鼓勵我們說，選男生就要選會丟直球的男生，對於未來女兒選男友的建議，他說：「男孩來告白時，在他第二次告白前，先拒絕當朋友觀察一下似乎不錯。」提供給大家，希望大家都能有情人終成眷屬！和耕維學長一樣獲得城鄉所的寶藏（笑）。

# 陳怡伶

**碩士班78級**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助理教授**
**美國懷俄明大學政治、公共事務與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美國羅格斯大學都市計畫與政策發展學系博士**

## 風起雲湧的城鄉所 確立住宅研究取向

最近剛與多位學者合作完成《Neoliberal Urbanism, Contested Cities and Housing in Asia》的陳怡伶學姊，在舒楣老師的邀請下回到城鄉所演講。利用這次機會，我們也邀請怡伶學姊，與大家分享在美國教書的經驗與觀察。即使剛回台灣不久、尚未完全適應時差，怡伶學姊依然條理分明地從教育制度、國家政策等各個面向，毫不吝嗇地與我們分享豐富的學識與經驗。

大學畢業於台大土木系的怡伶學姊，在城鄉所創所第二年入學。她回憶，因為覺得土木系與社會沒有直接關聯，加上當時正值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包含怡伶學姊的研究領域之一——住宅議題相關的「無殼蝸牛運動」。而且那時候夏鑄九老師非常有名，「很有魅力，給學生的課程又很有趣，會帶學生看很多『真的東西』」，這也成為怡伶學姊報考城鄉所的動機。

怡伶學姊回憶，城鄉所剛創立時老師人數並不多，當時的實習課份量又相當重，大多仰賴同學之間自行探索，「我們第二個實習課是真的去做都市計畫，真的很殘忍！」怡伶學姊笑著說。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城鄉所的學生大多是社運出身的，雖然過程辛苦，但怡伶學姊也認為，跟著同學學到的東西，反而是最多的。

## 美國深造經驗 反思台灣現況

碩士畢業後，怡伶學姊遠赴美國紐澤西州的羅格斯(Rutgers)大學深造，並取得都市規劃與政策發展（Urban Planning and Policy Development）博士。比較台美兩地的教學方向，怡伶學姊認為，比起城鄉所強調的「做中學」，美國的教學更有系統，無論是設計或資料蒐集等，都有一套方法；另外，當時校園中非常多優秀的女教授，這對怡伶學姊來說衝擊非常大，「看到很多模型，會在（學習）過程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樣子，不同老師影響的層次也非常不一樣。」

博士畢業後，怡伶學姊先在花蓮的東華大學教了幾年書，之後又回到美國，在懷俄明大學全球與區域研究暨地理系任教。學姊認為，新進教師在台灣有繁重的工作，美國學術環境則對資淺的老師則非常照顧，比較傾向培育人才，「我認為台灣這樣非常不利，因為最有想像力、生產力的，就是這些剛出來的人。」

比起求學時主要都在台、美兩地的都會區，怡伶學姊的教書經驗反而都以相對偏鄉的地區為主，如何看待兩者的不同？怡伶學姊認為，比起台灣，美國比較去中心化，不會覺得大家都要留在都市，或某種特定的地方，所以老師在選擇時會依照自己偏好，到想去的地區，因此身為許多國家公園的所在地。懷俄明大學有很多喜歡自然原始風光的老師，當中不乏學術能力很強的教授。

另外，州立大學資金主要來自州政府，因此大學要服務州的定位非常明確，強調研發能力、作為研發中心，以整個州的資料為主要調研對象，跟當地發展結合非常緊密。怡伶學姊認為，在這樣的地方不只解決地方問題，也同時產生知識。因此整間學校很有自信，但發展與研究不限於在地，會與全球連結、對話。

## 連結在地與全球 擺脫國際邊緣化困境

在美國的經驗，也讓怡伶學姊感受到台灣的不足之處。「很多台灣學者沒時間做研究，要怎麼給（議題）諮詢？」學姊認為，探討並解決各種社會議題，需要細緻分工，不要學者直接擔起所有工作，應該嘗試學習新加坡等國，發展系統性的研發中心，「例如現在假新聞的事情，正確的資訊需要被很多社會科學反覆驗證、蒐集各種資料。台灣這部分很落後，是需要被克服的落差。」

怡伶學姊也從美國經驗指出，在地與國際不一定脫節、互斥。很多人會覺得在地研究跟國際無關，但很多國家努力嘗試連結在地與國際，許多在地發生的現象與相關研究，也能貢獻於全球議題與學術討論。

隨著中國發展崛起，怡伶學姊擔心台灣也愈來愈被邊緣化，「國際對台灣的了解愈來愈片面，這樣一來，與鄰近國家如南韓比起來，差距會很大。」怡伶學姊認為，在台灣容易忽視自身與國際的連結，如果國際對於台灣的理解過於片面，也是很不利的。「這是國家前途的問題，論述會影響到地位，但很多台灣學者沒注意到這部分。」

怡伶學姊坦言，從在地與國際接軌，代表既要掌握國際趨勢，又要嘗試加入台灣視角，這是相當辛苦的過程，但學術環境要升級，就要更努力鞭策自己。她舉例，南韓的高鐵從過去模仿歐美國家技術模式，到現在可以百分之百自製，學術也需要這個過程。學姊最後提醒，現在國際交流機會比以前多很多，建議同學們可以好好把握，增強自己能力並開拓視野。

斜 槓
來抬槓

近來，「斜槓」(slasher)成為一個非常流行的詞彙，這個詞最早來自美國專欄作家Marci　Alboher的著作《不能只打一份工：多重壓力下的職場求生術》，書中所述的斜槓是一種工作態度，指年輕人不再滿足於單一的工作模式，而是有多種職業與身份的生活。

目前城鄉所的學生，無論在學習或是工作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斜槓色彩。首先，城鄉所本身就有斜槓的基因，強調跨領域的交流、培養「專業的通才」，讓不同背景的學生得以在課堂上共同學習、交流彼此過去的專業。非空間專業的學生，開始學習都市計畫、建築或景觀的相關知識；而空間專業的同學，則在與不同背景同學交流下，從其他觀點重新認識自己的專業，並學習其他專業的優點納入自身，轉換不同身份。

斜槓不只源於城鄉所的教學目標，也來自現在的學術大環境。隨著國際交流越來越頻繁，無論是同學或老師，學術活動與研究對象，都不再侷限於台灣，幾乎每年都有老師、同學到國外參加研討會，或是有來自國外的學者訪台、到城鄉所舉辦講座甚至兼課。

簡單來說，在學術環境上，城鄉所不再侷限於「空間」或「台灣」，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越界」或「滲透」。然而，常見意義下的「斜槓」——亦即工作方面，依然與許多城鄉所同學切身相關。有人為了經濟需求，必須在課餘時間打工，甚至身兼多職；另一方面，也有同學不為賺錢，而是基於興趣，在額外投入時間經營「副業」，例如經營粉絲專頁、部落格，都做得有聲有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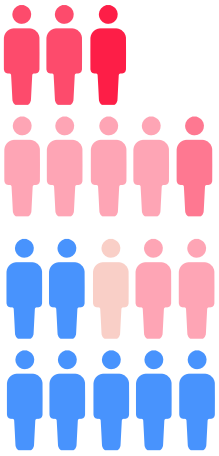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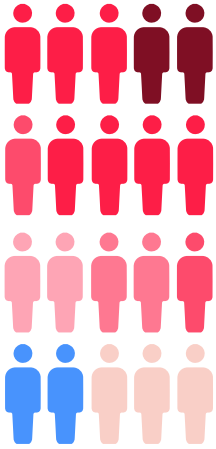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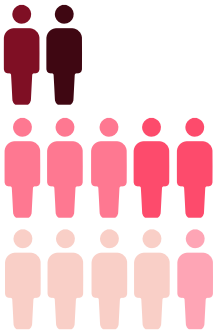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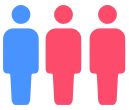
所以，城鄉所多元的背景與學習，又讓眾多「斜槓青年」的「斜槓人生」有了哪些特色？過去大學的專業、課餘時間的興趣與關懷以及現在的專業，如何編織大家的斜槓人生？這一期《城鄉通訊》，將透過幾位同學的生活經驗分享，了解大家如何斜槓、為何斜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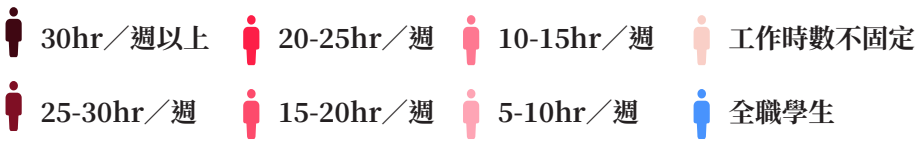
# 斜槓來抬槓

城鄉所學生在校內和在校外打滾的時間都相當地多，讓人好奇究竟有幾個分身！？去年，所學會學術部針對碩一到碩四學生發放問卷，進行「碩士生工作狀況」調查，總共收到54個回覆。城鄉通訊編輯們以該問卷為基底，進行視覺化重製與整理，讓大家能夠更清楚同學們的工作時數和斜槓身分！

## 填表人數與工作時間概況（非全所學生）

以現有問卷回覆來看，全職學生佔相當低的比例，有兼職的學生，工作平均時數皆超過10小時，碩二平均甚至將近20小時，且不只有一半學生從事超過一份的工作。

| 碩一 | 碩二 | 碩三 | 碩四 |
|---|---|---|---|
| 18人 | 20人 | 12人 | 4人 |
|  |  |  |  |
| 平均工作時數／週（扣除全職學生與不固定時數者） | | | |
| 11.5hr | 19.1hr | 16.5hr | 17.5hr |



斜槓來抬槓

城鄉所同學們的回覆工作內容非常多元，除了以城鄉所內的研究助理、規劃公司為大宗，還有政黨秘書、劇場演員、翻譯、攝影、媒體公司助理、翻譯、導遊、保險業務與專欄作者等不同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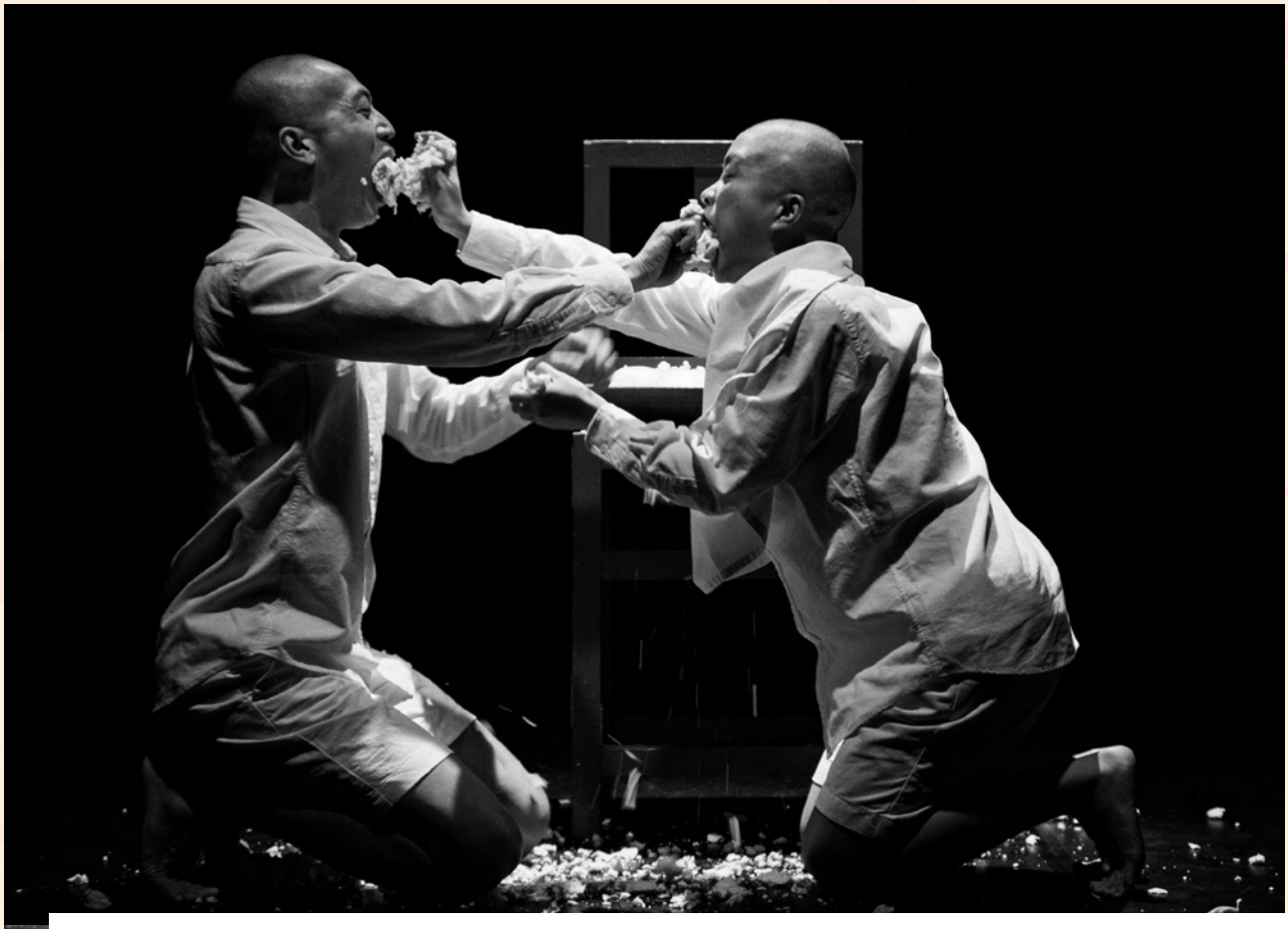
課程助教
自由接案
翻譯
兼職研究員
美語老師
報導寫手
社會工作義工
劇場演員
品牌行銷企劃
規劃公司
策展者
導遊
保險業務
媒體公司助理
研究助理
活動攝影
社區工作參與者
所辦相關工作
計畫主持人
政黨秘書
公司經營者
專欄寫作
NGO工作者
景觀公司
產業分析助理

# 斜槓來抬槓

不論是職業、興趣、或身份的跨足，當擇其所愛成為生活之道，那麼同時橫跨不同領域早已不足為奇，如何兼顧城鄉所的日常、如何在生活之外發展自身其他所愛？當城鄉所跨足到其他領域，又會相互創造什麼火花？透過四位城鄉所學生的經驗分享，一窺跨界下的心路歷程與各種生活樣貌。

## 碩一/ 劉馨鴻

劇場演員、劇場導演助理、藝術創作者



「會有某種狀態，讓你感受到活著，那種狀態出現時，就算別人不明白，你自己明白就好。」

▲圖上｜許斌攝影（2017）/ 美麗2017劇照　▲圖下｜劇團日常，拿著啞鈴練習走路，地點在北門附近的玉泉公園

在城鄉所之外的馨鴻，出沒於劇場、排練場，或是藝術展覽中，時而化身為演員，在台上扮演另一個人生；時而協助劇場排練時的紀錄；時而注入自身的理念，進行互動式表演。游擊式地將劇場、表演塞入日常的空隙中，在不影響自己平時生活秩序外，做自己喜歡的自己。「因為『空間』這個介面，城鄉所探討議題很廣，可以談很多不同的空間，劇場其實也是談空間與身體的關係，處理演員在空間內的調度。」來到城鄉所，擴充了馨鴻原先以藝術劇場為主體的可能性，以新的視角思考，也以自身為媒介，成為跨界交流的橋樑，「其實在空間中談到的『尺度』與劇場裡所說的『質地』很像，都是一種空間與自身的相對關係，如何把行話變為大家都懂的概念，是我很想做的事。」

「我以後可以一直做這個，我很確定。」開始參與大學小劇場的製作時，這種命中註定從事劇場的感受便出現於馨鴻心中，「感受到這種確定感、承諾感的當下，其實有種蠻卑微的感覺。那個確定感不是抱著滿腔熱血要成就什麼大事業，而是清楚我大概可以花個二三十年的時間做到什麼，雖然不是很厲害，但可以做到。」跨界並非衝突的存在，而是不斷尋求平衡的旅程。透過跨界，擇其所愛，是一種找到自己的肯定、一種考驗自身能耐的選擇、一種能感受活著的自在。

了解更多馨鴻所在的劇團
柳春春劇社

▲ 玉泉小隊到我老家玩（放假），老家是位於南投中寮的有機農場

斜槓來抬槓

## 碩二/ 曾莛庭

音響店行銷企劃、日本旅遊雜誌專欄作家、日本學生導遊、保險業務員、瑞比太太(家裡親子餐廳)的小編

**「不同工作與城鄉所之間其實不是跨領域，而是相輔相成的。」**

▼motto local：http://mottolocal.blogspot.com/

不是在前往音響店的路上，就是帶領著日本學生玩台灣；不是在屏東家中經營的瑞比太太餐廳裡，就是在全台各地到處玩耍，這是莛庭，總是用不同經歷填滿自己生活，可以在韓國靠著流利日文順利問路的她，也熱愛旅行體驗世界。「其實都是自己有興趣的，所以會有意識、無意識地往這個方向偏。」大學時期便開始日本旅遊雜誌的專欄寫作，隨著進入城鄉所，原先以旅行紀實的專欄「漫遊手帖」，轉變成關切空間的「空間物語」，有別於一般旅遊雜誌的空間觀察，帶來了新的想像。追尋不斷自我升級、更新的感受，運用自身新聞系、日文專長，嘗試各種不同工作，看似多元的身份，其實彼此間牽連著細細的交集，將莛庭感興趣的一切串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情，很多工作的嘗試其實都是從大學就開始了，現在不會想再開很多支線，反而想嘗試紮根。」就像新聞系與城鄉所的結合，運用新聞背景的文字能力，反而能將空間觀察用更貼近人心的方式傳達，一層一層看似沒有關聯的工作，反而塑造特別的個人經驗，成就跨界想像的渠道，「未來最大的期待，就是有一天可以將各自發展的領域交集起來。」每個生活樣貌都是經驗的經累，在面對未知的未來時，每一份經歷都將在未來某個時刻，幫助自己找到心之所向。

斜槓來抬槓

## 碩二/ 許哲榕

自由台灣黨秘書長、公投護台灣聯盟副執行長、研究助理

「城鄉所教會我，先了解對方關切的核心價值，溝通起來會更容易。」

社會議題不只需要關注，更需要實際行動支持，而這樣的實踐在哲榕的生活裡俯拾皆是。除了參與提倡母語議題的台大台語文研究社的復社，讓社團成為母語與社運結合的基地，哲榕也策劃並執行幾場本土派的社會運動；或是 2019 年接下自由台灣黨的秘書長及公投護台灣聯盟副執行長的職位，平時學校之外的哲榕為政黨募資、處理庶務，並有更多機會參與正式的政治工作，這些經歷不只帶來新的體驗，更改變哲榕面對社會議題的想法與行動。說起過去的社運經驗，哲榕提及通常是找尋一群夥伴、針對議題在特定時間組織一場行動，但正式接觸政治工作後，他反而從中學習政黨的經營之道、與政治前輩交流，從衝刺型的行動轉向跑馬拉松式的經營，現在的他更懂得從不同管道尋求更多曝光機會，擴增議題及自身的影響力。

「我其實沒有很斜槓，都是以政治運動為主。」進入城鄉所後，哲榕在學校所學技能，也運用於政治工作上，更了解與人溝通的技巧。然而他也意外，不同於城鄉所過往以社運為典範的形象，如今在城鄉所的大家似乎較少於檯面上討論公共事務或發起行動，缺乏想法互相衝撞的平台。最近他參與反送中香港流亡人士的營救援助工作，他感動地說：「香港人其實從 318 之後就開始關注台灣，甚至也很關心台灣大選。」跨界的政治工作，使哲榕獲得更多與人互動的機會、實踐的機會，以及一群人共同為關心的議題一同努力的感動。

# 斜槓來抬槓

碩四 休學中/ 李德郁
Double Pump 女子籃球誌、丙級廚師

「走完這些路，這是對過去自己的交待。」

訪談的那一天，正是德郁和夥伴們搬入共享辦公室的第一天，她剛完成繁雜搬遷手續風塵僕僕地趕來，「以前都在家裡或咖啡廳工作，覺得要正式進入工作狀態了。」李德郁，政大地政系畢業，進到城鄉所一樣經歷忙碌實習課、扎實理論課的磨練，甚至投入高階實習在「化主洞為被洞」持續關注防空洞議題。碩四上學期，她決定暫時休學，全心投入「Double Pump 女子籃球誌」運動媒體，發展最熱血、最專業的女籃推廣平台，報導臺灣女籃及世界女籃第一手消息。

喜歡籃球、也是球員的德郁，大學時期是政大校女籃的一員，在女籃校隊遇到志同道合的創業夥伴。她們有感於關注女籃的人少之又少，希望讓更多女籃選手被關注，因此創辦「Double Pump 女子籃球誌」。德郁正式加入團隊已經3年半，工作包括採訪、庶務、影音與企劃，她們分工合作、相互扶持，跑遍國高中女籃、UBA、WSBL甚至印度亞洲盃比賽。目前臉書粉絲專頁已經突破4萬個讚，從不同層面深入刻劃女籃選手的精采故事，在性別不平衡的台灣體育報導開展新的視角。

如何兼顧實習課和理論課的課業？德郁坦言：「很崩潰」。但她知道自己必須取捨，因此在學校與工作兩面，她選擇先把學業顧好。「第一是當時還沒把經營這個媒體當成人生志業，第二是我知道沒有人可以幫我完成學業。」不過由於在長時間深入女籃場域，能夠以女籃為透視鏡，在畢恆達老師「性別與環境」或王志弘老師「空間與社會分析」的作業，套入各種理論和空間觀察。

原先也想要從女籃或工作經驗當成論文題目，「但是寫新聞和論文很不一樣」，德郁分享她的困境。包括進入田野的身分是媒體，但當團隊影響力提高，受訪者也會有所顧慮。有時選手和她們閒聊中提到髮禁、門禁等不合理的現象，「但我們不是政風處要揭露體制，我們目的是想要提升關注度，有關注度之後有些問題能夠再試著被解決，不然可能會傷害他們與團隊。」德郁也說自己不是一心兩用的人，常常在寫論文的下一秒就開始想某支隊伍的事情，「一秒就Fade out」。學業與興趣，始終是取捨問題，不同階段也有不同選擇，德郁說自己在學校的任務已經告一個段落，當團隊愈來愈穩定、工作量愈來愈多之際，論文寫作卻碰上瓶頸，這次德郁決定先以工作為主，好好為自己的選擇和人生負責。

2017年「Double Pump 女子籃球誌」正式登記為公司，2020年三名成員將會全力投入經營團隊，「今年會是我們存亡關頭」。從一開始幾乎是志工、到開始有微薄地領錢，運動媒體的前輩語重心長地告訴她們：沒有回饋的創業是在消耗熱情。今年她們將更主動尋求資源、創造連結，發展成熟的商業模式，說出更多台灣女籃的故事。不過德郁也給自己設下期限，如果她們全心投入，卻沒有辦法養活自己和團隊的話，就會回學校完成論文，「這是對過去自己的交代」。

會不會有一天回到規劃界？德郁笑說就是對主流規劃失望，才會來念城鄉所。但她喜歡與人接觸和相處，認為在實習課進入社區、與關係人打好關係，在媒體採訪寫作、聆聽他人的故事，以及創業期間不斷跟人溝通、闡述理念，都是和人有關的工作。或許斜槓與否，終究都回歸「取捨」與「負責」，相信她會帶著豐碩的果實，在適合的位置持續綻放屬於她的光芒。

講實
演紀

「演講紀實」也是本期新闢的單元。城鄉所的演講資源非常豐富、場場精彩，即便不能親身參與，也能在城鄉通訊看到不同形式的詳實紀錄。本期演講紀實，由城鄉通訊編輯參與陳怡伶老師返校談論「在新自由主義都市衝突之中的亞洲住宅問題」，並在會後訪談之後撰寫文章；全新系列演講「城鄉關鍵字」，由所上博士生針對「社區」、「地方創生」與「貧窮移動」等關鍵字演講，邀請提供第一手筆記。最後，透過同學寫下關於「田野中的言外之意」的心得，帶出觀眾的不同視角

# 「在新自由主義都市衝突之中的亞洲住宅問題」講座紀實

**2019.11.4 @工學院綜合大樓313室**

美國懷俄明大學
政治、公共事務與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陳怡伶**


城鄉所碩士班78級畢業生、目前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全球與區域研究暨地理系任教的陳怡伶學姊，剛出版倫敦政經學院的南韓學者Hyun Bang Shin合編的《Neoliberal Urbanism, Contested Cities and Housing in Asia》(新自由主義衝突中的亞洲住宅問題)一書。利用返台機會，怡伶學姊也到城鄉所分享新書內容，以及自身對於亞洲都市發展的觀察和評論。

## 從亞洲經驗出發<br>補足西方跨國比較研究侷限

《Neoliberal Urbanism, Contested Cities and Housing in Asia》收錄多篇探討亞洲各城市在新自由主義化之下住宅危機的文章，案例含括越南、台灣、南韓等地，由來自各國的學者合寫，當中包括黃舒楣老師研究香港在新自由主義下住宅危機所撰寫的專文。

談到出書緣起，怡伶學姊指出，新自由主義是全球矚目的意識型態，但也造成住宅越來越昂貴等問題，亞洲許多城市都深受影響。雖然早就有許多歐美學者討論亞洲的住宅政策，但他們只能掌握表面的政策，卻無法掌握亞洲國家的政治過程，也造成跨國比較的限制。因此，新自由主義浪潮下，亞洲國家受到什麼樣的實質影響、造成如何的社會衝擊、民間又有怎麼樣的抵抗，成為本書討論的重點。

雖然這本專書以新自由主義為討論架構，但怡伶學姊指出，不同國家的政府仍有不同程度的干預，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程度也有差別，很難全部都用「新自由主義」或「發展主義」等詞彙概括，在編輯過程中各國學者也有很多爭論。她舉例，日本和南韓學者就有不同看法，前者認為日本政府依然非常強大，沒有像歐美國家那麼新自由主義，也有不同於西方的發展經

驗；後者則覺得南韓依然偏向發展型國家，但已經非常新自由主義化。

## 住宅供給高度市場化、「贏者全拿」都市主義 惡化社會不平等

因此，怡伶學姊認為，如果要用新自由主義討論亞洲城市，要先討論這是發展型國家的策略，或是由發展型國家轉為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結構轉型。她以台灣為例，指出大部分資源仍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也有很大的政策制定主導權，因此新自由主義只是策略性政策，台灣整體而言仍是發展型國家。然而，歐美國家在新自由主義化前是福利國家，因此仍有相對健全的福利政策，台灣卻沒有這個過程，因此在新自由主義化的住宅政策下，造成的負面影響會更大。

怡伶學姊指出，住宅本質非常複雜，既是商品、又是福利，同時也是基本的生存需求之一。但在台灣這樣的發展型國家，住宅主要做為私人資產，造成住宅自有率高、財產權與居住權綁在一起，形成一種中上階層為主的財產文化。這些特徵造成針對中下階級的都市拆遷、無住屋的年輕人等負面效應，也使社會不平等惡化。

在這種「贏者全拿」的都市主義下，政府的任務卻僅停留在「打造完美的住宅市場」，重點是透明又有效率，並鼓勵高住宅自有率。但這形同將問題與解決責任完全推給私部門，加上土地政策的失當、稅制問題與住宅金融化更甚，以及意識型態、權力關係等因素，使住宅成為投資工具，也成為都市抗爭的主要議題。

## 住宅問題如何解？「佔領國家」、成立政策研發機構

怡伶學姊比較東亞與歐美「強大國家」的概念，指出前者的強大國家是建立在過往威權統治下，後者則是高度掌握土地所有權、政府佔據都市發展政策主導的核心位置。怡伶學姊強調，在台灣的發展情況下，國家在住房保障的議題上形同缺席，沒有真的「強大」過，也沒有照顧到一般人居住狀況。住宅被視為私人事務，以房地產思維主導，「但國家是居住權的重要領域，需要被『佔領』」。

如何「佔領國家」、解決住宅問題？怡伶學姊指出「民眾參與體制化」以及「廣設公立都市政策研發機構」兩大方向。她認為，擬定與推動政策的過程中，要思考如何讓民眾參與與諮詢環節產生關鍵權力與影響力，不要只是大拜拜，而要跳脫產官學的決策框架。至於廣設公立的都市政策研發機構，則可發揮累積資料與研究的作用，告別強大技術官僚主導的政策制定方向。最後，怡伶學姊也連結城鄉所的教學方針，建議調整傳統「做中學」教學模式，在資訊時代加入更多政策擬定與資訊統整的角色。

# 樁腳與社會資本的秘密 臺中柳川社區參與

**2019.12.2 @工學院綜合大樓313室　圖/文 高紹誠**

## 建築與城鄉關鍵詞 01社區

臺大城鄉所博士生
**高紹誠**

本次演講主要說明如何進行社區田野調查，我以自身碩士研究田野「台中市中區柳川地區」為例，從如何選擇研究題材、進入田野、最後找到答案。本次演講試圖闡述，我進入城鄉所後如何進行研究，以及社會科學研究對於研究者的意義。整場演講分為三部分，研究核心和問題如何發問；如何進入社區進行田野；我介入社區政治。

一開始我先闡述自身研究核心，我的研究核心來自於生命經驗，從中找到值得畢身研究的「大哉問」。我在大學時接觸社會運動，發現民主、人權理念，一般人無法理解，但在社運現場卻是以此為論述基礎，是故我開始思考「什麼樣的政治可以深得人心？」我相信「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日常生活的零碎事務，便是「政治」的一部分。故我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提出「社區政治如何運作？」，希望藉此回答現今台灣地方政治如何運作的問題。

演講第二部分說明如何進入田野，我認為社區是個封閉的資源網絡，如沒有「守門人（gatekeeper）」引領，難以進入社區研究。我過去在田野參與組織的經驗，認識當地社區大學老師，因此由社大老師引路進入田野、認識當地里、鄰長。然而社區並不會刻意主動敞開大門，因此我透過「交換」方式，進入社區研究。例如，因為里、鄰長需要社區營造經費，但她們不會寫企劃書，所以我以自身文書能力進入社區，換取蹲點研究的機會。

最後，我與大家分享自己如何介入社區政治，並得到成功和失敗經驗。在社區研究的過程，我發現社區透過資源交換，進一步維持社區的社會福利、社區治安等功能。然而這種特性也導致社區居民不參與政治，認為社區事務皆由里長便可完成，將里長視為社區父母官，在投票時無條件給予里長政治支持。但過程中卻掩蓋彼此不對等權力關係，里長只需顧及支持

者利益，便能在忽略其他反對聲音情況下，進行資源交換的工作。

對於此問題，我認為「參與」成為最好解方，但要如何說服里長進行參與式規劃？於是我再次透過交換利益方式，與里長換取舉辦具有參與意涵的活動，如邀請里民畫出心目中的社區。然而利益交換卻使得參與變調，居民和里長將此活動視為里長選前交換，忽略由下而上的參與精神。另方面，當地社區營造組織則透過長期蹲點，協助中區的社區發展協會辦活動，進一步在搏感情的過程中，讓社區組織真正理解社區營造意義。此時我發現，利益交換雖能操控別人，但要讓一般人理解民主理念，必須與居民深交為朋友，在過程中引導社區走入民主治理模式，方能讓民眾理解民主意涵。

# ?-Scape：藝術可以做什麼？從再現到行動提案

**2019.12.11 @工學院綜合大樓313室　圖/文 林正尉**

## 建築與城鄉關鍵詞 02地方創生

臺大城鄉所博士生
**林正尉**

這場同名座談（2019年12月11日），適時得將由台大城鄉所學生會主辦的【田野中的言外之意】（2019年11月29日，與施佩吟對談）置放一起來理解。

就一個曾經學習藝術與劇場的人來說，「田野」自身不斷說話著，只是我們應如何謹慎意識其存在？

我先從一則個人故事開頭。

2009年，基隆獅頭嶼平安宮裝修新壁堵。廟方邀請我父親製作交趾陶浮雕，父親略聞法國軍隊攻台時，與該廟土地公信仰的關係，找我一起研究及設計。

在我整理劉銘傳故事期間，反而對19世紀法國重要雕塑家胡德（François　Rude）的《馬賽曲》感興趣。我採用法國義勇軍的塑像構圖，融入廟堵設計，不僅要反映清法戰爭與該廟宇的原意，更重要的是，夾藏法國大革命後的「自由、平等、博愛」口號，如何演變成殖民帝國擴張的潛在意義，「我正表述」的一種視覺敘事。此外，如桃園龍潭南天宮將龍潭重要歷史地景、台北都會地景、客家習俗與318學運加入剪黏藝術的設計語彙，更成為代表。

【?-Scape】座談，除立足田野經驗的諸種感官調查與編碼（coding）之外，以切入民眾便於接收的「默會知識」，更要傳達「藝術家／策展人－規劃者－促發者」的三元動態論。

1. 藝術家／策展人：掌握藝術創造／想像力以回應問題。
2. 規劃者：「問題意識」的解決方案、實踐策略與方法。
3. 促發者：站在1與2的立場，進而「盡可能洞察社區／區域的種種問題，和造成問題群的歷史因素」；「評估合作效益與回應策略」等。

Polly　McKenna-Cress與Janet　A.　Kamien（2013；2019）在《創造展覽：如何團隊合作、體貼設計打造一檔創新體驗的展覽》（金振寧譯）順暢地導入這個概念。該書充分說明到一場展覽的製作，是由各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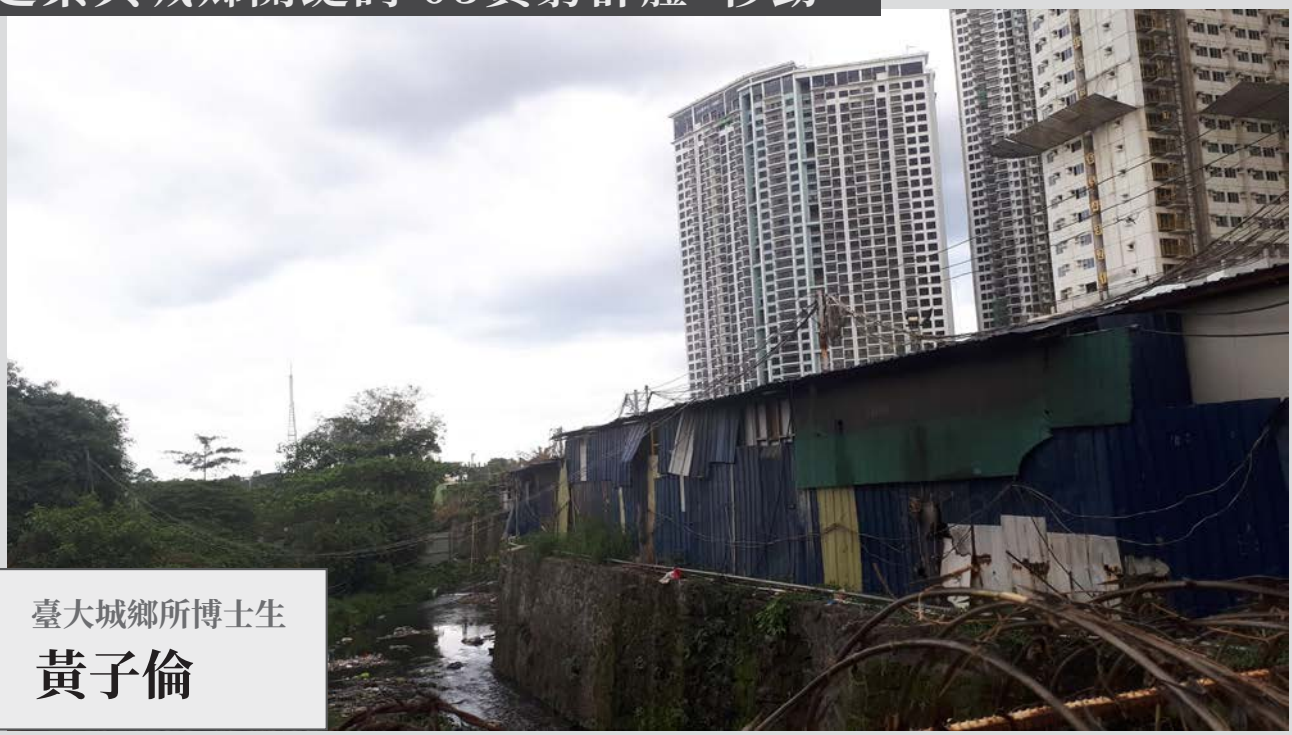
規模的參與式工作坊、討論會、空間規劃與風險評估組合而成，讓各專業的個人與團隊分工發揮，就連廁所與通用設計都是可善加運用及延伸策展理念的部分。在近年台灣翻譯出版過的策展工具書中，我認為《創造展覽》是較為符合城鄉所學生的專業與關注，且適合未來職場上使用，無論是任職於景觀設計或顧問公司等。

台灣的社區營造理論或方法仍待廣泛建構，而上述三種身分發展模型意味著我在面對「藝術專業」與「規劃者身分」的縫隙中，試圖建構一種具體回應地方問題的「引動人」身分。然而，如何同時保有藝術創造力的主張，是另一問題。至此，我的城鄉所學習生涯，相當程度受芝加哥社會學派、Patrick Geddes區域調查、公眾史學及美國民俗學等領域影響，與其說進入城鄉所不僅是學習參與及規劃，我更像是來重新學習「策展」這條路吧？

# 窮人的上流夢：馬尼拉的黃賭毒

**2019.12.23 @工學院綜合大樓313室　圖/文 黃子倫**

## 建築與城鄉關鍵詞 03貧窮群體、移動



臺大城鄉所博士生
**黃子倫**

本次講座主要著重於馬尼拉的黃、賭與毒，其中黃是指涉色情產業；賭是探討線上博弈產業；毒是思考社區毒品。首先，色情產業中主要說明一座Angeles city中，從美軍基地到現今韓國產業，紅燈區如何持續影響性工作者並產生影響。其次，賭博產業則是思考華人如何移動到馬尼拉。最後，毒品的議題作為當前菲律賓政府主要的施政方向，背後又可能反映馬尼拉什麼城市貧窮問題。總而言之，藉由三個案例之下，試圖理解「貧窮」與「移動」兩個關鍵理論，讓貧窮能有更多元的視角得以分析。

首先，講座中的「窮人」並非單純指涉經濟弱勢的民眾，而是包含文化、政治上相對弱勢的「窮」。因此，講者認為「窮」不僅人面臨經濟困境，也可以是來自於社會資本上所面臨困難。藉由馬尼拉研究，這一群「窮」皆與空間息息相關。透過「空間汙名化」的概念，思考這一群貧窮的人們如何持續陷入貧窮陷阱。對於Lefebvre（1992）而言，空間並非是一個容器，也並非客體存在，而Garrido（2019）也指出空間是具有主動性，也讓人事物依附在空間之中產生連結。因此，本講座從窮人移動連結空間的概念，說明窮人不斷遷移、尋找一個「天堂」下，仍舊擺脫不了空間汙名，而導致貧窮的命運。

講座一開始從Angeles　city色情產業切入，其產業歷史是自二戰過後逐漸成為美軍在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但是1990年後隨著火山爆發，美軍也撤離Angeles　city。由於過去軍事基地的背景，讓這裡成為知名紅燈區的場所。由於紅燈區的背景，許多性工作者從鄉村來到這裡尋求「異國夢」。有些人認為與外國人生下小孩可以離開菲律賓、離開貧窮。然而，懷孕後多數男性都拋棄母子，導致許多小朋友成為「沒有爸

爸」的孤兒。同時，這群性工作者跨越鄉村來到城市，但缺乏技能容易讓他們持續陷入性工作產業。而Angeles　city等於紅燈區的空間汙名，也讓這一群性工作者原以為可以跟外國人產生關係、飛上枝頭變鳳凰。最後卻往往陷入貧窮的輪迴。

第二部分是探討博弈產業員工的困境。近期菲律賓博弈產業興起，招引大量的華人移工來到馬尼拉。然而，博弈產業所需的低技能並不能夠讓移工回到母國取得優渥的職位。同時產業的非法性，讓願意來從事此產業的華人移工，在母國相對社經地位往往較低。從事博弈產業的高薪，讓他們來到東道主國就業之後，以為找到了天堂，但回到母國之後，才知道除了用時間換來的錢之外，無法累積人力資本進而陷入貧窮的輪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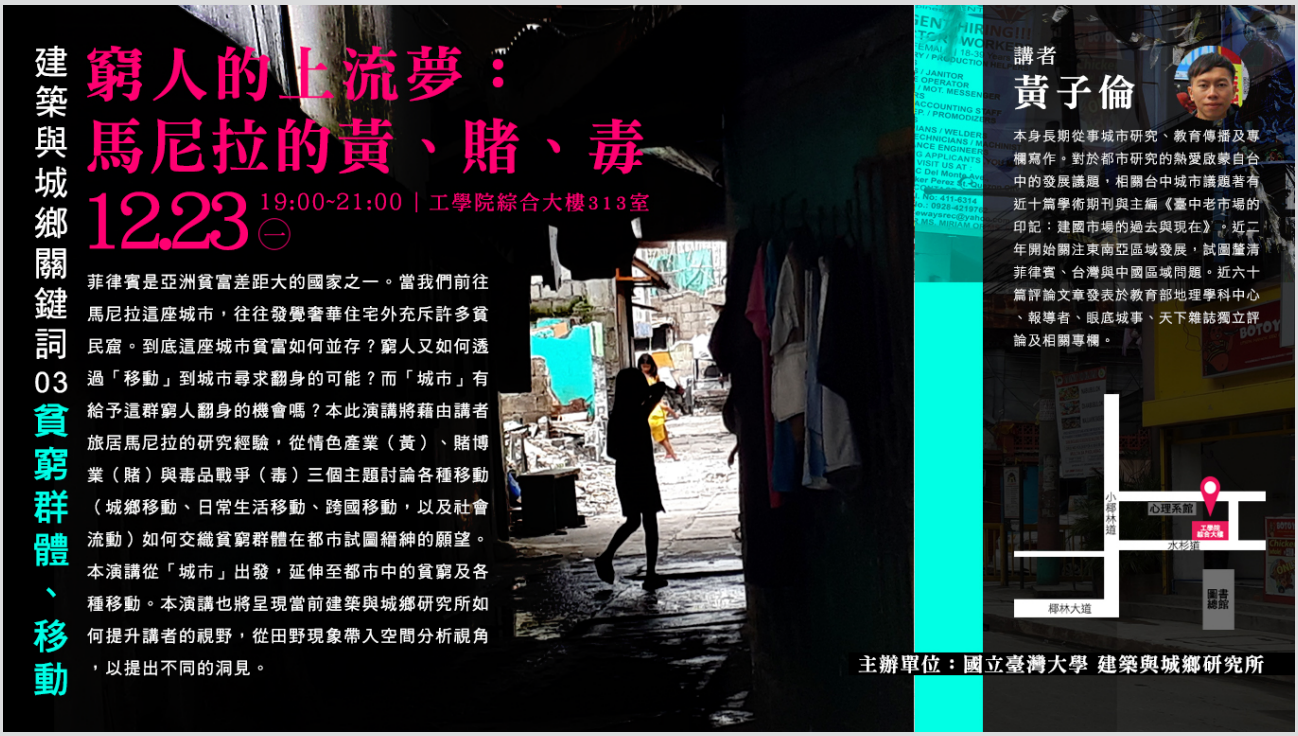
自2016年菲律賓總統杜特蒂開始宣告向毒品宣戰之後，社區因為毒品使用而導致多人的死傷。在講座第三部分中，透過報導與訪談認識社區毒品，並提出：為什麼社區的民眾要吸毒？毒品戰爭是對「毒品」宣戰，還是向「貧窮」宣戰？整理訪談與報導後，吸毒者的理由大多是吸小量毒品有助於提升工作品質、排解壓力等，但這些沒辦法成為合法吸食毒品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最大的爭議看似是「毒品吸食與販售者」，但太多都市窮人死於毒品戰，導致許多質疑者認為這是場向毒品宣戰？還是向「窮人」宣戰的政策。

本次講座在介紹菲律賓的黃、賭、毒下，試圖回應空間貧窮與輪迴的議題。講者認為人們為了脫離貧窮而移動，然而缺乏技能與空間汙名之下，使其往往陷入貧窮的輪迴。因此，從黃、賭、毒的案例中，我們可以問：「移動能脫離貧窮嗎？」在馬尼拉，貧窮仍存在並產生輪迴，並困擾著這群移動者。

參考書目

Garrido, M. (2019) The Patchwork C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febvre, H. (1992)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Wiley-Blackwell.



# 「田野中的言外之意」--那些難以言說的

**2019.11.29 @公館樓地下室　文/ 林佩儀**

還記得那天佩吟學姊笑著對我說：「這樣的主題佩佩你應該不需要聽了吧？」但在決心踏入規劃領域後發現，有太多事情是課堂上不會教，但卻會在這一路上使我們走得跌跌撞撞的小挫折。聽完佩吟學姊談「田野中的言外之意」，其實感觸非常的深。做規劃的我們，太多時候都被看得見的「成果」給綁住，反倒是那些隱而未見的過程，才是這一路走來最重要的－經驗。在社區裡或是地方上，有太多難以言說，卻又深刻影響事件走向的眉角，累積多年後，都會成為我們各自的田野心法和技巧。

認識佩吟學姊是在我大四的時候，那時還在好蟾蜍工作室，每天都和阿傑他們一起在社區工作，偶爾辦辦活動、照顧小孩和社區的阿姨、伯伯聊天。在知道我考上了城鄉所之後，夥伴們說我有位厲害的城鄉所學姊也叫「佩佩」，是「佩佩女神」！後來認識了佩吟學姊後，也常常在不同的場合相遇，看著總是來匆匆去匆匆的學姊，常常也會好奇是什麼樣的機緣讓學姊也踏入規劃領域的萬丈深淵。

這次聽佩吟學姊講了很多自己在城鄉所畢業後的這十年間，有意識地在台北耕耘的過程，不論是古風小白屋或是溫羅汀，在過程中促成了社區的改造或是社群的連結。但她首先提醒大家關於「自我」的重要性，要時刻問著自己「為什麼要做規劃？」。因為規劃過程中會遇到很多挫折、障礙和鬥爭，我們需要在田野中不斷的反省，思考著如何應對進退，如何溝通，如何選邊站。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找到縫隙，去促成事情發生。規劃會成功，也會失敗。在各種失敗中堆疊經驗，在不同經驗中找到未來的解決方式。

而田野的界定，也就是社區在哪裡？如何劃定規劃範圍？而打破既有社區的邊界，會不會又是另一種可能。佩吟學姊引用劉老師的話：

> 我們的傳統社區的基礎並沒有完全瓦解掉。在解嚴以後，甚至解嚴之前，社會就已經意識到鄉土的重要性，它象徵著原本就存在社區裡面的社會網絡，跟社區的動員力；後來歷經一些事件，逐漸轉換成一個比較現代性的專業介入。－劉可強老師，2018

想到育貞老師在眼底城事三周年的演講中，也有過類似的提醒。育貞老師那時從地方公共事務的原型開始談起，去談人與人和人與大自然間的關係和互動，例如我們的信仰儀式，我們怎麼知道何時要拜拜？誰該去扛轎？是什麼時候討論出來的？這些內化在我們日常生活的事情，我們稱為文化。同時也可以視為是對公共事務的共識，所以「參與」並不是來自於西方什麼很潮的概念，是在社會變遷下被我們所遺忘的生活和溝通模式。

面對生活中層出不窮的問題，我們漸漸選擇自掃門前雪或是交給政府，結果變成政府錯了就罵政府，但這沒有辦法真正解決問題，我們要思考如何讓公共事務重新發動。這樣的概念跟山崎亮在社區設計的時代裡談得很像，我們越來越依賴政府，政府越來越沒有效率也不符合我們的期待，更不能解決問題。在以社區為主體的民主設計，規劃者嘗試去調整權力的不對等關係。去思考規劃最後可以被接受的結果，是被誰接受？在參與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握有權力的強勢和弱勢的差異，並深深地影響規劃的走向。如果規劃

者不能更加對等的，更互為主體的，更多地傾聽，最後產出徒具形式的答案，是為了什麼？

回到佩吟學姊的結論，她認為我們得去重新理解社區和社群的關係。規劃者作為這之中的中介角色，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撐開對話的空間與可能。而空間不只是空間，空間是每一個形塑它的社群所映照的面貌。要看到這些，就必須陪養足夠的政治和社會敏感度，去滾動複雜的關係，而有機會在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中去處理看似棘手的社會議題。最後，請看佩吟學姊主編的《社區交往》這本書，書中整理及收錄了近十年來臺北民眾參與社區規劃的實踐案例，或許可以給正在規劃路上跌跌撞撞的你我打一劑強心針，在日後的道路上，就算跌倒了也可以一再爬起來。

自由
徵稿

最後，除了由編輯們採訪的內容之外，本期也復刻「徵稿」環節，邀請所上師生盡情投稿、暢所欲言。無論出國旅遊或是在台灣漫遊，發現一些微小而重要的空間物語。或是針對正在發生或持續被關注的空間或社會議題，想要進行犀利的評論或溫情的空中談話。我們認為，這個平台提供對話的可能性，也進一步結合城鄉所對空間的解讀與反思，展現對人與社會的關懷。

# 韓國與蜂—首爾大學的空中花園

圖/文 郭宜婷

▲ 花園的形狀像「回」字形，外圈的走道、植栽和座椅環繞中間的天井

位在首爾大學環境科學研究所（The Graduate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GSES）頂樓的「Hanul Madang」，其意指為空中花園。這項綠屋頂計畫由首爾市政府與首爾大學共同耗資2億韓元（約5千多萬台幣）規劃而成，在2010年時是首爾大學的第一座綠屋頂，不只成為當地學生休閒娛樂、放鬆聊天的地點，同時還兼具實驗、教育與生態的功能。隨著空中花園的出現，蜜蜂也住進了綠屋頂的空間。若要一窺牠們的蹤跡，還得走到旋轉樓梯上的平台。帶我們去花園的研究生表示，這裡平常是主要由GSES的學生維護，而蜂場如今約有20幾箱的蜜蜂，則由專業的養蜂人照顧，同時也有政府補助經費的支持。

▲ 擺放蜂箱的地方需要走上旋轉樓梯才會看到，是隱藏的景點

對於養蜂人而言，在觀察蜂場時，大多會注意周邊環境、蜂場配置，以及蜂箱等相關器具的使用。Hanul Madang緊鄰山區，應該有豐富的蜜源植物作為蜜蜂的食物，不過靠近山區也代表容易被虎頭蜂攻擊。不出所料，我們在蜂場中就有看到網子和誘捕虎頭蜂的陷阱，碰巧遇見的養蜂人大叔也向我們比手畫腳地介紹設置的陷阱。另外，此處環境相當整齊且乾淨，蜂場的配置也符合養蜂空間的幾個大原則，例如：

1.蜂箱需要墊高，避免蟑螂、螞蟻或其他小動物的侵擾。

2.蜂箱口不要迎風，由於一般蜂箱內會維持一定的溫度，迎風將迫使蜜蜂需耗費更多力氣維持熱度，蜂勢會旺不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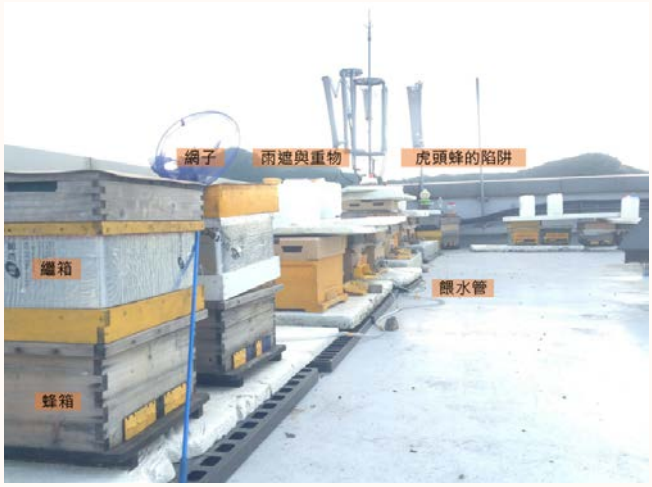
3.增加雨遮板於蜂箱上，因為一般蜂群會需要日照比較不容易生病，而雨遮板能避免蜂群被雨淋濕，且又能接受日照。

4.蜂箱之間預留間隔，避免蜜蜂回錯家或盜蜂。

5.蜂箱的出入口不要對衝，蜜蜂不喜歡有東西待在自家門口，若發現對面即有蜂箱，會促使牠們發生衝突，也不利於起飛。

比較Hanul Madang的蜂場和臺灣都市養蜂的空間配置，發現最不同的是餵水器的設置，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在臺灣看過直接加裝水管到蜂箱的裝置。尤其，養蜂工作容易忽略的提供水源，在臺灣的都市養蜂大多只用水盆、水桶盛水，並在上面放些塑膠板之類的，作為防止蜜蜂淹死的浮木。在這裡，為什麼要費工夫接水管給蜜蜂呢?可惜的是，因為語言不通無法詢問養蜂人大叔，不過我推測或許是韓國緯度較高，氣溫較低，如果直接將水份送入蜂箱，就可以避免蜜蜂出家門喝冰水，並在溫暖的蜂箱中獲取水份。這樣推測是因為看到此處的蜂箱口不只開得不大，也多設計可以調整蜂口大小的隔板。先前在養蜂班上課時，老師曾說過發現比起冷水，蜜蜂更喜歡喝溫水，或許是因為喝溫水蜜蜂就不用額外消耗熱量。不過，關於這個部分，有待進一步的查證資料和比較不同的蜂場空間。

囉囉嗦嗦講了那麼多，為什麼當大家還在APSA會場中，我們就跑到了這裡呢?這要謝謝Christopher先生，在環境政策的場次結束後，熱情地與大家話家常，並帶我們去這個私房景點：首爾大學的天空花園蜂場。很開心這次和大家一起到韓國參加研討會，這是我沒有過的經驗，特別要謝謝志弘老師的鞭策，還有研究室大家的照顧，讓我擁有一段趣味的暑季回憶，還巧遇了首爾大學可愛的空中蜂場。



左上｜
爬上旋轉樓梯後所見的Hanul Madang蜂場。

左下｜
誘捕虎頭蜂的陷阱，在寶特瓶上挖洞，瓶內裝蜂蜜水或其他吸引虎頭蜂的液體，使虎頭蜂飛進孔內後就被困住了。

右上｜
近拍蜂箱口，蜂箱加裝起降板，同時也有餵水管，圖中上方中間水管相連的終點是一個餵水器。

發行人 | 王志弘
本期主編 | 蔡宛芸 吳雨潔
採訪｜吳雨潔 洪與成 曾莛庭
文字編輯 | 吳雨潔 洪與成 曾莛庭
美編排版 | 蔡宛芸
封面設計、插圖 | 蔡宛芸
相片提供 | 各老師、校友、同學、編輯團隊